

DOI: 10.13288/j.11-2166/r.2020.21.005

从六书四象认知模式解读中医基本概念与命题

赖敏¹, 陈洁², 贾春华^{*}, 宋秋梦¹, 张宇¹, 黄雄杰¹

1. 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学院,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11 号, 100029; 2. 北京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

摘要 汉字是记录中医语言的符号, 是理解中医基本概念和命题的重要途径。从文字学的角度研究中医理论, 按照班固“六书”中形、事、意、声的认知模式划分隐喻经验的感知来源, 形成象形隐喻、象事隐喻、象意隐喻和象声隐喻四种隐喻类型。以既往中医学隐喻研究成果为材料, 立足于形、事、意、声的内涵和特点分别阐释四象隐喻的含义, 分析四象隐喻的始源域、映射过程和认知方法的独特性; 并根据四者内在的逻辑关系和认知规律揭示四象隐喻之间的动态联系, 探索适合中医基本概念与命题的隐喻解读方法。

关键词 六书; 隐喻; 认知模式; 取象比类; 概念; 命题; 文字学

认知语言学揭示了语言对人类思维和认知的深刻影响。伽达默尔曾言: “一切理解都是语言问题, 一切理解都在语言性的媒介中获得成功或失败”^[1]。有学者应用认知语言学、逻辑学和心理学的方法解读中医理论, 主张要理解中医学这个有关人体的隐喻世界, 就要研究中医学的语言^[2]。既往研究表明, 中医语言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 中医学是一种以身体经验感知为基础形成的理论, 是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理论^[3-4]。随着中医学隐喻研究的深入, 对隐喻类型进行合理划分不但是对既往研究成果的总结, 还成为进一步探索中医学隐喻认知的基础。

文字表现和记录语言, 语言推动和约束文字。汉语言文字是中医学传承与发展最重要的载体。汉字是世界上唯一一种连续六千多年没有间断而日益成熟的表意文字, 是记录汉语的第二性符号体系^[5]。索绪尔指出, 在表意体系中, “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 ……这个符号与整个词发生关系, 因此也就间接地和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 “对汉人来说, 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 文字就是第二语言”^[6]。此外, 汉字和中医理论分别是古代先民们进行语言交流和医疗实践活动时逐渐形成的两个体系, 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 随着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荣建立发展, 两

者都受到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 具有整体性和辩证性, 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因此, 无论是汉字与汉语以及中医语言的密切联系, 还是汉字与中医理论的共同历史文化背景, 都说明从文字学角度探索中医理论是切实可行和极具潜力的研究方向。

1 班固六书与四象隐喻

“六书”为《周礼·地官·保氏》所载“六艺”之一, 是古人分析文字的构造方法而划分的六种类型。具体分目有东汉班固、郑众和许慎三家的不同表述, 班固所言“六书”之名称次第为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假借、转注, 其中象形、象事、象意、象声“四象”是按照思维逻辑方式划分字的功能类型, 假借和转注属字义研究的内容^[7]。有学者认为这种排序符合人们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认识世界的认知规律^[8], 并且其命名还凸显了古人构造文字的“取象比类”思维。“六书”不仅有助于人们从形、事、意、声等方面对文字以及文字所示的概念进行分类与标记, 探索概念背后的含义和思维方式, 而且蕴涵的文字构造过程, 亦是古代先民通过文字与语言的创造去“取象比类”地认识未知客观世界的一个过程。而“取象比类”是中医理论建构的主要认知工具, 是“中国式隐喻”的认知模式^[9]。因此, “六书”不仅是一种文字分类方式, 更是一个原创理论系统。本文按照班固六书四象的思维逻辑方式划分中医基本概念和命题, 解读其构建过程中所应用的始源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874514)

* 通讯作者: jiajunhua125@163.com

域,沿用班固四象之名,形成“四象隐喻”——象形隐喻、象事隐喻、象意隐喻和象声隐喻;从四象隐喻分析归纳中医理论的隐喻研究成果,以追溯中国古人的思维方式,揭示中医理论形成的文化背景与其特有的认知模式。

2 四象隐喻的含义与特点

2.1 象形隐喻

《周易·系辞上》谓“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其中“形”是指实体。而象形是摹写客观存在事物的整体外形或突出特点以构造文字的方法^[1]。中医基本概念和命题的始源域也存在着一类源于自然环境或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事物。该事物在人类世界中被描摹认识,是以人的存在立场和肉身体验为基础。这类始源域包括天地、日月、风雨、山河、草木等表示各种自然现象的概念,如以为自然界提供光和热的太阳来隐喻推动人体进行各种功能活动的阳气;以蕴育长养万物的土地来隐喻人体五脏中运化水谷精微、化生气血之源的脾脏^[2];以陆地上蜿蜒流行的江河溪流来隐喻人体运行流通气血、沟通联络脏腑的经脉;将自然界中动而不居、随时变化、摧折伐木的“风”来隐喻引起人体腠理开泄、汗出恶风,具有游走不定、致病迅速、变化无常等特征的致病因素等^[3]。

象形隐喻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在相关中医典籍的语言描述中,目标域、始源域及两者之间的映射方向常常被直接指明。或是以“A若B”的比喻形式将中医理论中的A比作自然界客观存在的B,如“阳气者,若天与日”;或是以“A者,B也”“A为B”的判断形式将中医理论中的A看作B,如“脾者,土也”“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或是直接将中医理论中的概念A命名为B,如中医致病因素“六淫”直接以自然界“六气”即风、寒、暑、湿、燥、火命名,是以自然界“六气”为原型形成的概念隐喻,是“六气”概念的跨域应用^[3]。对于这类始源域、目标域以及映射方向都直接指明的中医概念和命题,理解和阐释的关键在于:首先要识别“A若B”“A为B”“B(A)”等表达形式,其次探索将始源域和目标域连接起来的映射关系,这需从客观事物(始源域)的特点,尤其是肉身可以充分感知体验的特点,分析解读中医理论借以表达说明的生理功能和现象。古人体验理解这类始源域的过程与从客观事物中抽象出整体外形或突出特征以形成文字的过

程具有相似的认知思维。依赖人的感官体验以把握客观事物的特点,对某一类事物或某一个事物在不同时空共同特征的抽象、提取以形成概念。

2.2 象事隐喻

象事之事是指一切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及其状态^[4]。象事类始源域是对人类社会动态变化的人类关系和行为活动的总结把握而形成的概念,是人类社会规则、运行方式和所属阶段的产物。由于人类生物属性的一面,一些关系或者行为在自然界动物之间同样存在,如亲子关系、争斗行为等。中医理论中象事隐喻应用广泛,如以封建社会官职来隐喻脏腑在人体生理功能方面发挥不同重要程度的作用,如《素问·灵兰秘典论篇》云“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节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以“夫妻”“母子”等家庭伦理关系来隐喻脏腑之间的相互联系,如《脉贯·脉诊论》言“脾胃相为夫妻”,《黄帝内经太素》谓“肾者,水也。……金生于水,以母资子”;用“攻”“卫”“搏”“退”“胜”等表示人们在战争行为中敌我双方相互较量和斗争情况的词汇,来隐喻人体疾病发生发展的过程和结果等^[4-13]。

象事隐喻的特点是在一种关系和行为的映射中往往有多个对象参与,故单独的对象映射形成的隐喻需要在多个对象共同构建的关系和行为隐喻中被理解,映射过程的完整性确保了隐喻内涵的充分表达。如在中医藏象学说中将脾胃比作夫妻,虽然可以看作两个单独的隐喻“脾是夫”与“胃是妻”,但是两者中的任何一个单独出现都不再具有“脾胃是夫妻”所表达的脾胃功能协同、关系密切的内涵。因此,象事隐喻的始源域、目标域和映射方向的确定需要更深入地分析解读,如在封建社会官职隐喻的例子中,只有从“心是君主”“肺是相傅”“膀胱是州都之官”等进一步分析出“心与其他脏腑是君臣关系”,才能帮助理解语句中“心在人体脏腑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内涵;在病因病机的战争隐喻中,需要从斗争行为的词汇分析出“病邪是敌方”“正气是己方”,才能进一步得出敌(邪气)我(正气)的斗争过程是疾病的发生过程,敌我的斗争结果决定疾病发生与否。此外,从象事隐喻解读中医的基本概念和命题,更依赖于对象事类始源域所处时代文化背景的理解。象事隐喻不同于象形隐喻,象形类始源域存在真实可感的客观形象,能够帮助人们重获体验和感受,而人类关

系和行为活动随着所处社会阶段的不同常常处于动态变化之中,使得古今人们对其理解和感受甚至可以截然不同。如封建社会的男尊女卑发展至现代社会男女趋于平等,两性在社会婚姻中的地位变化使得中医典籍中“脾胃是夫妻”蕴含的脾脏比胃腑地位更高、更重要的意义,在现今的隐喻解读中容易被忽略。

2.3 象意隐喻

“医者,意也”,象意之“意”指精神性的东西,包括各种心理现象、思维活动,不仅区别于形,因为先验的东西不能称形;亦区别于事,事是客观事物的运动,意是心理活动及其内部转化形式^[4]。象意类始源域是形而上的概念,多属于哲学的范畴,是凝聚人类心智和思维的产物。中医理论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中国古代哲学的养分,如气、阴阳、五行等,一些核心的中医概念和命题即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

在中医理论中,一方面形而上的哲学概念通过客观事物、关系行为等概念被诠释。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云“左右者,阴阳之道路也;水火者,阴阳之征兆也”,通过人类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即水火的性质,说明温热的、向上的、明亮的为阳,寒冷的、向下的、晦暗的为阴;又谓“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用“道”“纲纪”“父母”“本始”“府”等说明阴阳对世间万物发生发展运动变化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中医核心思想凭借哲学思想得以构建和形成。如《素问·宝命全形论篇》曰“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以“天人感应”的天人关系映射天地自然对人体生理病理的影响。《难经·八难》谓“气者,人之根本也”,《素问·生气通天论篇》云“生之本,本于阴阳”,以宇宙万物的本源“气”“阴阳”映射人体生命的本源。

由于我们多以现今的认知角度看待比较古代哲学思想和人体生理病理现象,故借助象意类始源域构建中医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似乎不符合隐喻认知理论以熟悉、具体、简单事物认识陌生、抽象、复杂事物的核心思想。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古代哲学体系蓬勃发展,各种哲学理论盛行,具有强大的解释性和包容性,被广泛应用于古代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用气的游行变解释各种自然现象、用五行生克理论演绎朝代更替。对于生长生活于这种环境的古代中医学者而言,更加熟悉、可

掌握的是形而上的哲学理论,更为缥缈抽象、难以触及的是各种人体表象背后隐约可见的规律公理。因此从哲学精神到中医精神,从哲学思想到中医思想,从哲学认识到中医认识,象意隐喻在中医理论中广泛使用且占据核心地位。正如方塔尼尔所言:“隐喻源于我们周围的一切东西,源于所有现实的东西与想象的东西,源于心智的或精神存在物以及物理的存在物”^[4]。

2.4 象声隐喻

传之于耳感之者为声。象声是汉语引入声符后“以声象意”的造字法,声符和形符的结合调动了人的多重感官,可以使人更好地去体验具体的事物和现象。与象形、象事、象意类始源域不同,象声类始源域涉及非语言模态,通常是能够产生声音的现象、物体、动作等。《金匱要略·腹满寒疝宿食篇》中“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胁逆满,呕吐”,用自然现象雷电所产生的巨大声响形容人腹中肠鸣音亢进。《医旨绪余》中“昼夜发哮,声如拽锯”,以来回拉动锯类工具切割物体产生的声音说明痰涎壅于喉中的哮鸣音等。

理解和阐释这类非语言模态隐喻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明确非语言模态所处的场景(正如语境之于言语),在不同的场景中所指的侧重不同;其次理解始源域与非语言模态的关系,通常情况下非语言模态是由始源域孳乳而成;最后探究非语言模态如何在理解中医概念或命题中发挥激活始源域和提示映射关系的作用。如打雷是自然界常见现象,迅疾是雷声的特点,人们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形容来势凶猛,而雷声常被用于形容粪便在肠道中蠕动过快产生的声音,暗示了该病下利的特点为暴泻不止、泻下如注;古代的车辆因为其车毂是中空的才能够行驶,“辘轳”是车行的声音,而“辘轳”作为象声词常用于表示饥饿时发出的肠鸣音,暗示肠中无物犹如车毂中空。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非语言模态在隐喻认知中的作用不同于语言模态,更多地表示事物隐含、具体、特异的含义。除象声隐喻所表示的声音模态外,中医理论还通过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等视觉和味觉类感知通道形成的模态参与构建多模态隐喻。中医四诊即是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重感官去收集病患的信息,进行综合处理得出诊断。声音、形态、面色、气脉、脉动等非语言模态促进了中医对疾病的认知,这种作用在中医将知觉具化为文字后更加凸显出来。有

学者将象形字、象事字、象意字归为一类，而将象声字单独归为一类，足见其独特性^[7]。

3 四象隐喻的关联和作用

首先，四象隐喻可以对已有的隐喻类型进行阐释划分。谢菁等^[8]根据感知经验的来源与对象不同，将《黄帝内经》中的隐喻分成自然型隐喻、社会型隐喻、哲学型隐喻。自然型隐喻源于表达各种自然现象的概念，属于象形隐喻；社会型隐喻中参照上、下、左、右等空间关系，男女、父母、君臣、主客等社会关系以及战争等行为事件形成的隐喻，属于象事隐喻；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绪类来源和哲学型隐喻都属于象意隐喻，而辛、甘、酸、苦、咸等感觉类来源与象声隐喻的声音模态一同构建多模态隐喻。

其次，形、事、意、声不仅是对中医隐喻类型的划分，四者内在的逻辑联系和蕴涵的认知规律还将中医的隐喻认知研究有机地联系起来。一切存在的客观事物是概念形成的源泉，象形隐喻是其他隐喻的基础，象事隐喻形成依赖于客观事物的运动变化，象意隐喻则是对前两者的抽象转化，象声隐喻将中医隐喻认知研究从形、事、意的概念隐喻拓展到了多模态隐喻。如五行以哲学概念的形式引入中医理论之中，其原本是以“五材”即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为始源域的隐喻认知系统^[9]，而五行之间又以母子伦理的相生关系和战争行为的相克关系建立联系，五行系统又将味道、颜色、声音等其他模态归类划分为五味、五色、五音。

如何归类隐喻的类型，将会影响如何理解和构建一个隐喻。如《素问·太阴阳明论篇》中“脾者，土也”，将脾脏比作土地。《竹泉生女科集要》“任脉象坤为地。而任载万物，故曰任”，同样将促进女子生殖的任脉视作土地。如果将两者均归类为象形隐喻，对“脾脏是土地”和“任脉是土地”的理解主要取决于我们对“脾脏”和“任脉”生理功能的认识，从土地孕育长养万物的立场，分别理解了任脉调节月经、任主胞宫孕育胎儿和脾脏化生气血、滋养全身；然因“脾是土”为五行哲学概念的升华还可以归属于象意隐喻，在这个隐喻层面理解脾的概念，它还同其余四脏具有生克乘侮关系等，而“任脉是土地”只能在象形隐喻层面获得理解。(C)1994-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4 小结

从第二代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被引入中医学

至今，中医语言的隐喻研究成果累累，中医理论得到重新构建和解读。如何深入和拓展中医理论研究，还需不断探索和挖掘中医隐喻认知解读的新方法。本文从文字学六书中形、事、意、声的认知模式划分形成四象隐喻，不仅是对中医基本概念和命题始源域的分类，还包含了对目标域、映射过程及方法的特点划分；不仅运用了概念隐喻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还建立了多模态隐喻的研究视角和模式。这样的分类方式不仅符合中医隐喻认知的研究成果，而且有助于探索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隐喻认知特点，拓展“取象比类”认知模式的内容和含义，为中国本土的隐喻认知学研究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 [1]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 诠释学 II 真理与方法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220.
- [2] 贾春华. 基于隐喻认知的中医语言研究纲领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4, 37(5): 293-296.
- [3] 贾春华. 中医学: 一种基于隐喻认知的语言 [J]. 亚太传统医药, 2009, 5(1): 11-12.
- [4] 贾春华. 中医理论思辨录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0, 33(7): 441-443.
- [5] 王宁. 论汉字与汉语的辩证关系: 兼论现代字本位理论的得失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76-88.
- [6]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50-51.
- [7] 伍华. “六书”新论: 论先秦六书与东汉六书 [J]. 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0(4): 109-117, 108.
- [8] 南东求. 论班固“六书”次第的历史意义 [J]. 教育现代化, 2015(9): 128-130.
- [9] 马子密, 贾春华. 取象比类: 中国式隐喻认知模式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2, 14(5): 2082-2086.
- [10] 黄德宽. 古文字学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39-40.
- [11] 杨晓媛. 一个以“土”为始源域的中医概念隐喻认知系统的研究 [J]. 北京: 北京中医药大学, 2013: 18-19.
- [12] 贾春华. 一种以身体经验感知为基础形成的理论: 以“六淫”中的风为例分析中医病因的隐喻特征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1, 13(1): 47-51.
- [13] 谷浩荣, 贾春华. 基于原型范畴理论的中医“六淫”概念隐喻研究 [J]. 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 2011, 13(6): 1091-1094.
- [14] 陈晨, 贾春华. 伦理视域下的五行生克观 [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5, 33(1): 92-94.
- [15] 谢菁, 贾春华. 中医病因病机语言中的战争隐喻 [J]. 中医药学报, 2011, 39(6): 1-4.

〔6〕安军. 科学隐喻的元理论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07: 10.

〔7〕张煜, 白洁. 形声字声旁表意功能〔J〕. 河北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 12(6): 108-110.

〔8〕谢菁, 贾春华. 《黄帝内经》隐喻语言的类型与功能

〔J〕. 中医药学报, 2011, 39(1): 1-4.

〔9〕林佑益, 谢菁, 贾春华. 基于隐喻特征赋予模型的中医“五行-五脏”配属研究〔J〕. 中医药学报, 2014, 42(1): 1-4.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rom the Cognitive Model of Six Categories and Four Imagery

LAI Min¹, CHEN Jie², JIA Chunhua¹, SONG Qiumeng¹, ZHANG Yu¹, HUANG Xiongjie¹

1.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2. Graduate School,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ABSTRACT Chinese characters are the symbols of recording the languag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and is an important way to understand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of TC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TCM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philology. According to the cognitive model of form, matter, meaning and sound in BAN Gu's Six Scripts (《六书》), the cognitive sources of metaphor experience ar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i. e. pictographic metaphor, matter metaphor, meaning metaphor and sound metaphor.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of TCM metaphor,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orm, matter, meaning and sound, respectively, explains the meaning of four imagery, analyzes the origin, mapping process and uniqueness of cognitive methods of four imagery, and reveals the dynamic relationship among four imagery metaphor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logical relationship and cognitive rules, to explore a metaphor interpretation method suitable for the basic concepts and propositions of TCM.

Keywords Six Scripts; metaphor; cognitive patterns; analogy of imagery think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textology (收稿日期: 2020-04-09; 修回日期: 2020-05-25)

编辑: 崔京艳

读者·作者·编者

如何正确引用网络文献

正确引用的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传统的印刷版文献外, 参考文献还包括了大量的网络文献。常见的网络文献资源包括电子公告 (EB/OL)、电子图书 (M/OL)、电子期刊 (J/OL)、报纸 (N/OL)、数据库 (DB/OL)、专利文献 (P/OL) 等。根据《GB/T 7714—2015 信息与文献 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不同文献类型有相应的著录格式。以下为电子资源著录格式。

著录格式

主要责任者. 题名: 其他题名信息 [文献类型标识/文献载体标识]. 出版地: 出版者, 出版年: 引文页码 (更新或修改日期) [引用日期]. 获取和访问路径. 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著录格式示例

〔1〕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 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的通知 [EB/OL]. (2020-03-03) [2020-03-17]. 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3-04/content_5486705.htm.

〔2〕全小林, 李修洋, 赵林华, 等. 从“寒湿疫”角度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COVID-19) 的中医药防治策略 [J/OL]. 中医杂志. (2020-02-19) [2020-02-26].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2166.R.20200217.2034.006.html>.

〔3〕罗兰. “国医大师”王琦院士开的预防药方来了 [N/OL]. 长江日报. (2020-01-29) [2020-05-12]. <http://www.cjrbapp.cjn.cn/wuhan/p/154889.html>.

(本刊编辑部)